

商都 叩鼓

“静下心来教书”

陈鲁民

今年8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说:“希望广大教师淡泊名利、志存高远,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努力做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平心而论,时下虽然绝大多数教师都在教书育人,默默耕耘,作出了极大贡献,但也确实有个别教师心浮气躁,静不下心来,上课三心二意,教书心不在焉,辜负了全社会对教师的关爱,愧对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精彩”;从主观原因来看,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意志不坚,事业心不强,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分心走神。每一个教师都要以他们为戒,努力做到“静下心来教书”。

“静下心来教书”,是每个教师的应尽责任和义务。只有静下心来,才能认真备课,不断拓宽知识视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书育人本领;只有静下心来,才能爱岗敬业,专心致志,不辜负人民厚望,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去,培养出真正的合格人才。

利之心,排除干扰,聚精会神。人们常说,教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教师是默默吐丝的春蚕,教师是不知疲倦的辛勤园丁,教师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这几种生动比喻都说明,教师这一行讲的就是无私奉献,而与升官发财无缘,没有这种精神准备,就难以胜任教师工作。

“静下心来教书”,需要远离功利之心,排除干扰,聚精会神。人们常说,教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教师是默默吐丝的春蚕,教师是不知疲倦的辛勤园丁,教师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这几种生动比喻都说明,教师这一行讲的就是无私奉献,而与升官发财无缘,没有这种精神准备,就难以胜任教师工作。

“静下心来教书”,才有可能提升自己,争当名师、大师,进而名师带高徒,桃李满天下。古人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只有静下心来,心如止水,坚持不懈,集中精力研究教学法,千方百计提高教学水平,潜心于学术钻研,才能不断提高水平,充实自己,争取进入名师、大师行列,并把学科前沿的高精尖问题带到教学中去,教出高水平的学生。

“静下心来教书”,需要远离功利之心,排除干扰,聚精会神。人们常说,教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教师是默默吐丝的春蚕,教师是不知疲倦的辛勤园丁,教师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这几种生动比喻都说明,教师这一行讲的就是无私奉献,而与升官发财无缘,没有这种精神准备,就难以胜任教师工作。

都市旧事

华阳春饭店

王瑞明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有媒体曾对郑州华阳春饭店报导称“吃住兼有,设施齐全,并备汽车接送;餐厅更是讲究,招聘南北厨,西洋庖师,专售英法大菜,各色洋酒,特设雅座,雇来貌美女子招待贵宾,伺候周到,呼应灵通……”这是当年媒体对华阳春饭店的评价。

华阳春饭店坐落在火车站南边路西(现一马路邮政局转运大楼位置)。1932年初建时,原叫华阳春旅馆,是城内回民古中峰等人邀集社会上的一部分游资合股所建。约请汉口“景明洋行”房屋设计事务所有名设计师绘图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承建。1932年8月开工,1933年7月落成。改叫华阳春饭店。古中峰任董事长,毛虞岑任总经理,下设分经理,分别管理中西餐厅、旅馆、浴池等部,自备水塔、锅炉、自己发电,虽是

砖木结构四层楼房,但它广引博采,弃旧布新,终于以建筑新颖,设施时尚,住宿床位近千张,郑州第一高楼不同凡响的面貌出现在热闹的火车站附近。当年开张之日,轰动郑州的一大新闻就是饭店大厅里那座悠悠徐上的电梯吸引着人们的眼光。

饭店对客人素来讲究迎送,热情周到的服务态度,店中设高档住宿,有豪华房间,单间,附设浴池,分盆塘、淋浴和大池。中餐设在一楼,请有名师、招待师主理,经营传统名菜并包办筵席。二楼前厅设西餐部,会客室,主要经营西餐,有奶油葡萄鸡、对虾、法式猪排、牛排、炸鸡、火腿蛋面包、咖啡等,每天都有穿得衣冠楚楚的客人来进餐,可以看到一些外籍人士和当地的面人物在享用当时尚属稀罕的鸡尾酒、威士忌苏打、啤酒等。楼顶层有凉亭平台,可以俯瞰郑州大街小巷,非常气派。从早到晚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生意火爆,业务日益发展。

1938年,日军飞机空袭郑州时,火车站附近第一高楼——华阳春饭店被炸毁,变为废墟。



雨后(水彩画)

晓风

新书架

《俞林·留汉》

孙永强

秦文君的第一部带有轻度魔幻色彩的长篇小说《俞林·留汉》是她酝酿多年,并走访了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几十所县城和乡镇中学后精心创作而成的。

小说描写的是城乡接合部的一所中学里,俊朗少年俞林、留汉,还有心性像暴风、感情像天上的云一般的少女叶青青等人的生活和情感故事。他们是意气风发的追梦学子,他们有着太阳一般的热情和月亮一般的孤独,他们想改变现状,想建立新生活,那种强烈的萌动着的生命之力和爱之力,表达着他们心中的尊严,浪漫的心灵,以及永恒又宁静的挚情和念想。

及永恒又宁静的挚情和念想。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完全是日常化的,心灵化的。作者洞悉青少年的心态,把他们的心理需求真切地表现出来,诙谐、热烈,放浪不羁,奇想联翩,对青少年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陶冶和精神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作者说,她“感觉自己是在用带有轻度魔幻的又悲又喜的手法写这部小说,魔幻是天赐,悲情是在心里念着的,欢喜是为抗拒着悲而喷发的光芒。”相信读者对书中闪现的玄妙会有各自的理解,产生不一般的阅读感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棋坛画谈

对弈

张健莹

这是两个有身份的人的对弈,他们身后有侍从,一个持戟,一个拿棒,这种棒是古代的一种武器,汉代叫吾金,执吾金者多是侍吏。他们身边有酒壶,还有温酒的三足樽。

对弈双方的状态刻画得真是惟妙惟肖:左边的显然是胜利者,他张开双臂,好像大声欢呼我赢了,看啊,我赢了。右边的满脸不屑,不看胜者的脸,好像在说: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我输了?

怎么可能?画面就定格在对弈见分晓这一刻。

特别有表现力的是双方的手臂:胜者张开的手臂多张张扬啊,此时的喜悦快活无以言说了;败者背过脸两只手臂伸向前方表现出的沮丧又多么无以挽回啊。

接下来,持戟的执吾金的侍吏该温酒了吧?

空旷的街上

申硕

我走在街上,为忘却而忧伤。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只有风,吹过脸庞。是夹杂的水汽吧,或云的泪,涌入人眼睛,迷住心窗。谁忍心拭去——模糊月季显得异样。朦胧,朦胧。而我,还是想看青云。它乘风远去,只能伫足,在空旷的街上。



白夜(油画)

西莫夫

巧手,烹制出不同风味的肴饈。自古至今,逐步形成了山东菜、四川菜、江苏菜、浙江菜、安徽菜、湖南菜、福建菜和广东菜等八大菜系。京、沪、豫、鄂……皆负盛名,清真菜、素菜等也风味诱人。各种名菜不下万种,备受国内外人们的青睐。目前烹饪方法,已发展到有炒、烧、蒸、爆、炖、卤等几十种。同一食物,可加工成片、丝、丁、块、丸、茸、末等形状。名菜选料考究,且刀工精细,注重火候。值得一提的,还有巧夺天工的五彩冷拼盘,更是令人垂涎欲滴,叹为观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传统的地方菜不断升华,创新的烹饪技艺迅猛发展,更使中国烹饪饮誉全球。

漫话烹饪

陈永坤

小说

月饼缘

刘殿学

1975年中秋节。店里虽然没什么可买的,但庄上人家还是热热闹闹准备过节。

下午,我也提前放学。母亲见我这么早回家,高兴。叫我自留地挖花生,晚上敬月。月饼票?我放下大锹就往队场跑。

秋顺叔说:上边说,今年中秋节为了照顾贫下中农,两户分一块月饼。地富反坏没有。你和杏花家合买一块。我看你俩不是有那么点意思吗?赶快去店里买吧。

不管她有意思没意思,先得去店里买饼回来。店里买饼的人倒是不少,月饼却不多,两户合一块,一共才二十来块饼放在盘子里。月饼虽然不多,做工很精致,每块月饼上的压花都不一样,有嫦娥奔月、有鸳鸯戏水,还有如意四宝什么的。谁家谁的一块月饼,售货员早已用粉红纸一块一块包好,纸上都有谁和谁的名字。包得那样仔细,好像包的不是一块月饼,而是一个金元宝似的。

我在盘子里找了半天,才找到我和杏花家的那块月饼。放开纸看看,月饼上一对鸳鸯,栩栩如生。这不是田三故意给挑的?我小心翼翼将月饼拿到家。问母亲,两家合一块,咋切?母亲忙擦擦手,接过去看。说:不切。图个吉利,全给杏花家送去吧。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我不同意。母亲说:你不送我送。第二天上学,杏花弟第一到校就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看看,是杏花写的。说晚上桑树园等我。

中秋之夜,月亮特别亮!亮得我心里忐忑不安。月光下的桑园,就像一片蓝色的海。静静的海里,传来一阵细雨:“你妈把一个月饼都送给我家,啥意思?上面还有鸳鸯?”“没什么意思。我妈觉得一对可爱的鸟儿切切,有点那个……”

“哪个?”“哪个……”“是你叫送的吧?”“不是。是我妈自己要送的。”“那你呢?”“我……”“你这一手还真不赖?这下,我妈彻底被你俘虏了。说人家学老师会办人会做人,尽讨人喜欢……反正对你好话都说了。”我大胆地问:“那你呢?”杏花不回答我。猛转身,往我怀里一钻就捶我。——没想到,那时的一块月饼,让我们一直好了几十年。

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只有一种选择:与其将情况报告给营指挥所以后由副团长命令他再次发起攻击,不如他自己主动承担起连长的职责,继续组织对高地的进攻。

“吴彬,赵健,你们俩跟我走!”他朝卵石圈里另外两个不知所措的战士喊一声,“啪”地打开手中冲锋枪的保险,率先走了出去。

吴彬和赵健提着冲锋枪跟上了他。高地上一片沉寂。主峰上的敌人一点动静也没有。黑暗和寂静让他胆子大起来。他开头还小心翼翼地低姿爬行,后来就半直起身子朝上走。

他绊了一跤,马上,“哒哒哒哒哒——”主峰上敌人的重机枪就打下了一串子弹。同时从高地上方第三道堑壕里,他听到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背衬着显现山棱线上方深蓝色的天幕,梁鹏看到一个黑影顺高地东北坡交通壕一溜烟地跑下来,进了他们所在的第一道堑壕的东端。

“谁?”吴彬喊一声,“哗啦”一声卧倒出枪。“别开枪!是我。”一个声音迟疑地回答。主峰上敌人的重机枪停止了射击,他才顺着堑壕摸索着靠近过去。他走近时梁鹏看清了:是天黑后自动要求上高地参战的炊事兵于得水。

既然高地上方没有活人了,他就没有必要向上去了。他带着于得水他们顺着堑壕向西摸去。

第一道堑壕西端,靠近西北侧山棱线,三个黑影逆着他站起来。梁鹏飞认出最前面一个薄弱的侧影是上官峰。他勃然大怒了!

“三排长,你怎么躲在这儿?!”梁鹏飞的怒火更旺了,“你怎么不带着人继续攻击?!……谁让你擅自停止攻击的?!”

上官峰强忍地沉默着。“我这儿还有三个人!我把他们支援给你!……现在在我以连队指导员身份命令你率领他们——加上你能找到的其他人——继续向主峰攻击!”

梁鹏飞突然泪如泉涌。十六 “303,303,我是304!请回答!请回答!……”肖斌通过步谈机向九连呼叫足足有十分钟之久,他一直没有听到来自634高地上的回答!

“潜水!潜水!我是黄河!我是黄河!请回答!……”刘宗魁同志,

连载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将自己像 Bullpen 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9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 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 Book。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 Book,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会从这无休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 Book 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疯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11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惫、压力、饥饿、无奈……所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十八)邻座神秘人物 Sam 是我在 M&A 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 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 Sam 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 Sam 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 M&A 负责人,一会儿是资历深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 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 Sam 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 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 fucking number has been paging me all day long. (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却已有一年多,对 Sam 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开口一句“Yes 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

寒问暖。比 Sam 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还是 Sam 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他母亲拥有那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上占有席位, Sam 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十九)显赫小人物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 Sam 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 Sam 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Sam 指了指角落里的 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



朱秀海 著

我是江涛,我要求你,不,我命令你与我通话!……” 谈话机员身旁,那台放置在沟壑上的电台猛然响起 A 团团长焦躁、愤怒、嘶哑的喊声。从包括电台报务员在内的所有人的无动于衷里,肖斌意识到江涛已不是第一次向副团长发出这样的叫喊了。他本能的伸过手去,却听到重机枪后面那个人猝然一声嘶喊:“别动!——不准跟 A 团指挥所通话!”

“副团长!”肖斌叫了一声。“我是副团长!我不准跟 A 团指挥所通话,你就不要跟他们通话!”像是猜到了肖斌的心思,刘宗魁勃然大怒。隔着十几米深长的夜色,肖斌还同时感觉到了副团长那冷冷冰冰的目光。“我命令,把电台关掉!”他又说。

关掉电台等于自行脱离上级指挥所指挥,是更严重的违反战场纪律的行为,副团长战后要为此受到严厉处分的。肖斌走近刘宗魁,将自己的意见讲出来。马上,他听到了一声沉沉的、斩钉截铁的回答:“不!”

下午江涛只给了他一个排的象征性援助,刘宗魁就下定了一个决心:他要在今天的战斗中像一个士兵那样死去!

身为这支小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绝望之中又饱含着自谴的。他不能忘记,昨夜部队由芭蕉坪向黑风洞运动途中,他还曾下过决心,要尽可能地保护全营官兵的生命。可是今天,却是他亲自将他们带进了 632 高地地区这口“死亡陷阱”;过去的经历早就提醒过他,要对江涛这个人保持警惕,但今天上午自己还是轻信了那个来自 A 团指挥所的消息,真以为 632、633、634 高地上没有敌人……既然今天全营官兵注定要在 632 高地地区壮烈殉国,他这个给大家带来厄运的人就应当先别人而死!

刘宗魁内心的绝望和自谴化作愤怒,直接作用于手中那挺重机枪。刘宗魁注意的先是鹰嘴峰山腿上那股试图越过沟壑跃上 634 高地的敌人,后来便仅仅是从那条山腿向他调转过枪口来的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直到敌人的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相继哑下去。

就是这时从鹰嘴峰山腿上飞来的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颈部。